

# 听雨轩随记三则

□ 汪益民

□ 王鹤声

## 交换一下位置如何？

早上挂了一个诗友的电话后，一直在琢磨他的抱怨：诗，总是觉着自己写不好，差一点什么东西。

我看了这位诗友的近作，除了有点拖沓之外，算是不错的作品。他的疑惑与追求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文友的。我寻思着，当我们太着力于作品的有用，结果反而流失了很多诗意存在。在写作前，那个冲动是奔向存在而去的，这里的存在，有很多东西方的不同命名，比如大道、真如、韵致、真理、神秘等等，但当我们写下一个字后，往往适得其反，我们离那个存在远了一些，因为伴随着形而下的文字的出现，种种有用之用的想法就出现了，比如，思想性，别人的评价，合适，发表等等，一旦功利的一丝闪念划过脑海之后，总是会对我们的本真写作形成伤害。

一个好的写作的过程，往往是我们自己与自己搏斗的过程，这里面要经过试错、纠偏、推倒重来、反复编织、冷处理、反观、整理等痛苦的过程，才能将抛在脑后的那个自身的存在重新捡拾起来。

海德格尔说：“人离开神秘而奔向方便可达的东西，匆匆地离开一个通行之物，赶向最接近的通行之物，而与神秘失之交臂，这一番折腾就是误入歧途。”这番话用在我们的写作上，就是让习惯于托物言志的诗人们要有一种自觉，诗是无用之用，本质上说，诗人写作时不属于自己，反倒是被那无用的诗歌使用的，人不是诗的主人，而是诗的看护者。

这么看，我们在写作时，是否能少流失一些东西，多一份诗歌的劳绩呢？

## 疑惑的价值

诗友于兄发微信说，诗的表达有个好处：“诗能让人们避免与现实的直接碰撞，所以写作是诗人在现实面前的自我防护。”又说：“人与现实的冲突

在写诗之前发生，在诗写下来以后，诗人便退场了。”

他的说法倒是很新颖，给了我启发。诗歌创作的目的因和功能，除了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，应该还有很多，每个人眼中的诗不一样，参与方式不一样，若是将诗的概念及功能说整全，那肯定就升格为现代哲学了。我的理解是，现代诗歌与纯文学是很慢很靠后的艺术体裁，极其原创，当我们的生活与口号、流行语、常识、熟语等发生追尾之时，诗歌可以挺身而出，帮我们清理这样的事故现场，并适时帮我们抬高我们的视野，拉开我们与现实的距离。

这让我们再次回到对诗歌检视之中。个人的诗歌写作史，就是人生对于非本真状态的摆脱史。尽管这样的摆脱与回归，是一个艰辛的过程。要不断地肯定又否定，否定之否定。

我们很想给现代诗下一个明晰的定义，但我们同时发现，我们自己的定义也在不停演变。这也让每一个人好奇，想知道别人眼中的现代诗是怎么样的，别人是怎么动笔的。我知道很多诗人与我一样怀着种种疑惑栖居在让他们疼痛的文字里。我感到这样的无答案，要比那些信誓旦旦向你宣读诗歌法律，比那些一直手指一两个朝代，比那些一直沉浸在平平仄仄中的诗人进步一些，这种进步体现为敞开、照亮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澄明。

疑惑有疑惑的价值，比之确定，疑惑更令人神往。

## 一丛芍药，不可以责备一朵朵曼陀罗的色彩

对于诗歌的看法，我们很难取得一致意见。然而那种像小猫小狗一样打成一团的生动局面尚未到来。在《彼岸》诗社微信群或文学沙龙，我们细声细气赞美着诗友、小心翼翼安慰着新人新作，生怕薄了情面，伤了友谊，不够淑女与绅士。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一种谨慎，“人在自然中，好

比猫狗在人的书房中”，夹着尾巴“装”文明，总比“世界的主宰”、“万物的灵长”、“人定胜天”那种态度好一些。

我也一向小心地看待别人谦逊的请教，对于点评这事，不那么当真。因为我很清楚，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，我并不比别人高明，只是幸运地找到了诗歌这样的视角而已，在那样的视角里，时有宗教与哲学闪现。如果说我有聪明处，那就是“我自知我无知”。情形往往是，点评一点都不难，如果那些所谓的原则原理，被新手当成创作圭臬，则非但无益，反而贻害无穷。

没有哪个大学靠着理论指导，诞生不朽的诗人。诗歌研讨会、文学沙龙难的地方不在说出意见、高谈阔论的一方，而在接受的一方。往往是爱好者常常矮化自己，面对权威和现成答案，没有说“不”的勇气。

一棵青青小草  
拒入一朵桃花的法会。  
(拉丁：《听雨轩随笔》)

难道是可以的么？  
一丛芍药  
对着一朵黑色曼陀罗指指点点  
责备她的颜色  
以及小——  
(拉丁：早春杂弹)

这朵雏菊有着它  
不完善的地方

我找来了  
锄头？ 冈恒修剪剪？ 铁锹  
一辆洒水车……

当我雄心勃勃地成全这些  
我突然明白了  
我的渺小

(拉丁：《撤退》)  
在作者和点评者之间，最好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与互惠的关系。在这样对等的关系尚未形成之前，旧的误区还未消除，新的误区随时会形成。这是因为，有

关诗歌的知识，大致有这么几个层次：感觉，判断，理解，叙述。其中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高。我们都能凭阅读的经验，有着一些零星的关于诗歌审美的感觉；又凭借这种感觉，能依稀判断一首诗是好的或者坏的；比判断又高明一些的是理解，点头称是，但还只是理解，没有上升为语言。用形而下的语言描述形而上的哲思，这是非常艰难的事。有些宗教就排斥语言，禅宗代表性的肢体语言是“拈花而笑”，最常见的答疑解惑便是“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”——就这么高深莫测地，轻轻将自己和受众打发了；“遍计所执性”的最高等级是叙述。知识只有成为体系和科学才具有现实性，才可能被叙述出来。在种种语言的阻碍之中，我们只有退而求其次，让被评论者觉得点评者所说，只是部分正确的真理片断，但这同样是双方颇费口舌的事。

“一个哲学原理或者原则即使是真的，当它仅仅作为原则和原理的时候，它就已经也是假的了，因此要反驳它也就很容易。”诗人、诗歌文本、诗歌评论构成了我们在大地上诗意栖居的生态。诗意是存在，诗人是存在者；诗歌是存在，诗歌文本和评论是存在者。从本质上说，每一个诗人比起那个无限大的诗歌分母来，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。

在诗歌生态之中，诗歌评论当然不可或缺。我觉得，好的评论是体系之中的叙述，是对任何诗歌文本的“清编，培土，灌溉，施肥”，而不是扼杀与粉碎。诗歌要进步，是每一个诗人在这样小心谨慎的呵护之下实现的自否定，像麦粒的消失变成了麦苗，长成了新的麦子，而不是靠一个蛮横的外力去成全，否则，可能直接将自己那粒饱满湿润的种子，断送为石磨之下的齑粉。

写下以上这段感觉的片断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呼唤一些同好出来了，里面有诗人，有评论家，有资深学者，也有活力四射的新人，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围坐在一起，进行一场面红耳赤的漫长掐架了。

像一群小猫小狗，怎么打闹都无碍。

## 马塘三咏

### 皋东古邑

皋东古邑水含情，一马平川紫气生。  
三角岛融琼树苑，九圩港畔玉泉津。

### 沁园春·驷渚新貌

驷渚如今，一镇三乡，水秀景昌。有石雕骏马，腾空飞跃；英雄史馆，气宇轩昂。陈迹留风，新区筑梦，谱出和谐大有章。乘豪兴，献彩蓝图美，银饰金镶。

### 满江红·晓阊怀古

水道串长，穿城过，旧痕难觅。思曩日，城乡形胜，已非畴昔。舟泊河汉灯明灭，卤煎金也书中记。千般景，入梦总萦心，何堪惜？怀往事，翻典籍；访故

如秦河边铺锦绣，马丰道上踏歌声。  
特色经天天布泽，小康纬地地怀思。

新城建设煌煌。大潮涌、高歌赤帜扬。瞧乡村竞秀，浓妆淡抹；城镇争艳，更换新装。鸟唱升平，蝉鸣富庶，时代风光掩昔凉。喜今日，赏古城新貌，盛世天堂。

旧，寻踪迹。历沧桑风雨，展奇呈异。开放枝头花蕊绽，创新节律马蹄疾。旌旗奋，一路卷风尘，征途阔。

注：三角岛、驷渚、晓阊、丰禾均为马塘别称。

## 家乡的竹林

□ 缪文山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农村的竹子越来越少见了。可是我的家乡袁庄镇孙庄村村部北侧约200米左右，却有一片美丽的竹林。据考证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。当年栽竹的人早已作古，但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壮观的景色。

每年春雨过后，一棵棵的小竹笋偎依在母亲的身旁破土而出。眼看着小竹笋们一天天长大，竹子越长越高，竹林越长越密，根系越长越发达，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。远远望去，就像一片绿色的海洋。夏天人们走进竹林，便能看见数不尽的竹子，高高的，直直的，仿佛像一根根“擎天柱”直插云天。尖尖的竹叶在枝头摇曳个不停。中午外面的世界被太阳烤得大热，然而当你走进竹林，就像进了一个凉爽的世界，那一阵阵凉风吹来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秋天的早晨，碧绿的竹叶挂满了露珠，如果用手轻轻一摇竹子，露水滴滴嗒嗒往下落，好似下了一场秋雨。傍晚时分，各种各样的鸟儿成群结队一批又一批来到了竹林，此时竹林与鸟儿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。鸟儿们有的站在竹子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，有的展开双翅

拥抱着竹尖。我虽然不懂鸟语，但我猜想他们是在乘太阳落山之前召开一个“联谊会”，以此来庆祝一天的劳动成果，并向向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竹林随着微风发出“沙沙”的响声，这一切构成了一首美妙的《村间交响曲》。夜幕降临了，竹林的鸟儿鸦雀无声，竹林又成了鸟儿的天然屏障，呵护着忙碌了一天的鸟儿们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冬天来了，北风呼啸，天寒地冻，人们都穿上了厚厚的棉袄，一些树都冻得直发抖，树叶全掉光了。唯有竹子一点也不畏寒冷，依然昂首挺胸地站在那里，叶子越发苍翠，形象更加刚毅。偶尔遇上一场暴雪，竹林披上了一层厚厚的雪衣，远远望去像一座白茫茫的雪山。没过几天，在太阳的照射下，竹林里的竹子齐心一抖身子，把盖在身上的冰雪全部抖落在地上，他们又重新挺直了腰杆，精神抖擞地去迎接新的挑战。

家乡的竹林一年四季都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景色。我深信，这片竹林在美丽的乡村建设中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，百年竹林将会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生机盎然，蓬勃向上。

## 哑巴

□ 姚晶晶

一  
我以为  
哑是他的姓  
巴是他的名  
“哑巴叔叔”  
爸热情的领着叫他  
阿阿 阿阿  
眉开眼笑的比划  
一把高举起面前的小娃

被风吹动的黑色  
是地里头长出的浪  
浪尽头的黑里漏出几点光亮

是一条线上的瓦房  
无数夜虫  
在浪里大声叫唤  
深峻的普鲁士蓝把天地罩上

二  
淡淡的绿色  
玻璃里有气泡  
是哑巴叔叔的巧手划开球顶  
才好让  
火红的龙虾住在里面  
吃食 散步 打架  
吐泡泡

我等着哑巴叔叔哟  
什么时候  
再给一个玻璃浮子  
做鱼缸  
我要养  
书上的金鱼  
童第周的鱼啊  
该是什么样？

三  
跟着导航  
拐弯  
看，这里  
是我家的厨房  
正有南瓜摆在窗台上

搭讪  
指田北水泥墙落  
八十年代曾住在麻风

医院  
再指这排房  
有过一个哑巴叔叔和我玩

蓝色卡其帽檐下  
脸色一闪  
顿了一整秒  
背手向天上望了望  
“他是我哥哥”  
他说

四  
再没新的鱼缸  
一个淡绿色的玻璃浮子  
在老家床底落灰  
三十个寒暑假  
以上

某年某月某日的夜里  
渔船上的哑巴叔  
和朝夕拾里的范爱  
落下去了  
他不能在南黄海的浪里呼喊  
深峻的普鲁士蓝默默把天地笼上



蔡小舟 摄

# 与一棵树结缘

一棵树，相伴十年，彼此见证了成长。一小时，树倒叶落，只剩一截树桩留在我记忆的伤痛里。像一场恋爱，亲亲我我谈了十年，分手只是一个转身的时

间。星期六，院子里的香樟树叫工人给锯了，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树桩，像座墓碑，祭奠着曾经的生命。也许早该为这棵树搬家了，只是一直不舍、不忍。渐渐地树根深深入围墙，渗透到地下的化粪池，不得不锯了之。否则，“围墙早晚会倒塌，化粪池也会渗漏。”邻居这话说过不知多少次了。为了这棵树，我纠结了很久，甚至当邻居道起他的担忧时，我还强词夺理、据理力争。但是树还是不得不锯了，因为两家合砌的围墙已经出现了几道大大的裂缝，裂缝狰狞，触目，像一道伤痕雕刻在岁月的深处，未及触碰，便满目疮痍。

那么高大的一棵香樟树！日益粗壮的树干，有篮球的横切面那么粗，高度早已超过家里的三层楼房。树冠荫盖着两个小院，四季的阳光从叶缝中筛落一地的斑驳，常青的绿叶还有掩映其间清脆鸟鸣，让隐居城市一角的小院四季生机盎然。在一阵铁锯的粗糙低吼过后，轰然一声，这个曾经坚毅的身影匍匐倒地，枝折叶落，香气四溢。不消半小时，大树被迅速肢解，装上了院外的一辆卡车，突兀地拉走了。和香樟树

一起被锯倒、拉走的还有长在香樟树边的一棵枇杷树和一棵石榴树，枇杷树上挂着一串串青涩的琵琶果，有的果子上还残留着干枯的褐色的枇杷花。石榴树上才冒出芝麻粒大的紫红色的小芽。卡车走了，载走了一个小时前还鲜活美丽的树的枝干。院子里落满了叶子，零落单飞散，萧瑟寂寥。树锯了，院子里一下子清爽、亮堂了许多，可我的心里有种空落弥漫开来，一丝丝的痛夹杂其间，揉成难以名状的哀伤。

十一年前，我家的楼房建成，小小院落里僻了一个小花圃，房子是两家合建的，合一堵墙，两个院子都用矮墙铁栅围着。院子间的矮墙下，各家都有一个小花圃。邻居家的花园比我家的大，里面种了些葱蒜，秋天里有几株野菊花。我的花园里没有刻意种什么，却自己冒出了三棵树木。最早是一棵香樟树，许是鸟儿的粪便将种子带来的，起初只是一棵小小的绿苗，怯生生地长在花园中，孤单而弱小。后来，儿子把吃过得石榴、枇杷的籽儿随手扔在花园里，花园里边长出一棵石榴树，一株枇杷树。我以为，世间万物的相逢都是机缘，在这一个喧嚣的小镇，我的小院独守一方宁静，我与三棵树相逢、结缘了。我是相当喜欢花草树木的，不知它们是否能从我日日的目光抚摸中感受到这份情意。不肖几年，石榴开花了，枇杷

结果了，而香樟树更是长势惊人。其实，从来没有精心地为它们施过一次肥，只是偶尔浇浇水，一切顺其自然，从其天性。而我愿做的就是年年岁岁的陪伴，或者说是彼此的相伴。

喜欢春夏之际的石榴树。有一年，石榴花开得特别繁茂，红艳艳的花儿映得满院喜气洋洋。有的花刚刚开放，像羞涩的小姑娘低头低眉；有的花全开了，像迎风的小喇叭尽情吹奏；有的还是花骨朵儿，像微型的红灯笼摇曳生辉。一树的石榴花开了，一茬又一茬，夏花开过，树上便挂满了绿色的小石榴，精致而可爱。入秋时节，石榴树生了“洋辣子”（一种长着刺毛的绿色虫子，皮肤碰到刺毛会火辣辣的疼），待到树叶落光，母亲用锯子把石榴树锯了。可是年年春天，石榴树的根部依旧长出一圈圈柔嫩的枝叶来。

喜欢秋冬时节的枇杷树。入秋以后，石榴树掉了叶子，枇杷树依旧青翠。寒风萧瑟，百花凋零，枇杷树上渐次开出一串串白话来，那些花儿用绽放的姿态告诉我美丽是一种坚毅、傲然。那些飘雪的日子，枇杷花开得更艳，我曾被枇杷花聚果而生所感动，特地撰文《那些花儿》，以记录心中的感慨。

喜欢香樟树的四季常青。它总是郁郁苍苍、蓬蓬勃勃，呈现无比旺盛的生命力。一棵及其寻常的树，在小院